

“玛丽苏文学”的解构与新译

——《你好，旧时光》细评

周静萱，项子煊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2025年11月23日；录用日期：2025年12月17日；发布日期：2025年12月24日

摘 要

“玛丽苏”起初是一场女性为自我编制的“乌托邦”幻梦。但随着网络文学的不断更新迭代，“玛丽苏”式文学逐渐暴露出背后的种种弊端。对此，大量“反玛丽苏”文学开始出现在网络小说的舞台，试图以对玛丽苏文学的一系列“对立式改写”建构起更深层次的文化审美。本文即以《你好，旧时光》为例，从全景式的叙事、多元发展的人物轨迹以及其“反玛丽苏”审美的角度探究“玛丽苏”文学在网络时代的解构与新译。

关键词

玛丽苏，反玛丽苏，网络文学，对立式改写，现实主义

The Deconstruction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Mary Sue” Literature

—A Close Reading of *Hello, Old Times*

Jingxuan Zhou, Zixuan Xi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November 23, 2025; accepted: December 17, 2025; published: December 24, 2025

Abstract

“Mary Sue” literature originated as a utopian fantasy woven by women for self-projection. However, with the rapid evolution of online literature, its inherent flaws have gradually surfaced. In response, a wave of “anti-Mary Sue” works has emerged, aiming to construct a deeper cultural aesthetic through oppositional rewritings. Using *Hello, Old Times*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econstruction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Mary Sue” literature in the digital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anoramic narration, diversified character trajectories, and anti-Mary Sue aesthetics.

Keywords

Mary Sue, Anti-Mary Sue, Online Literature, Oppositional Rewriting, Realis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自我”与“理想”的白日梦折射

“玛丽苏”(Mary Sue)源于20世纪70年代国外恶搞同人作品《星际迷航传奇》，文中塑造的完美女性 Mary Sue 聪慧貌美，获原作男主倾心且拯救人类。此后，“玛丽苏”从同人圈步入原创言情圈，在网络文学中形成了独特类别。

学界对“玛丽苏”文学定义不一。学者管雪莲认为其属于当代大众神话分支，精神实质是完美女性英雄主义幻梦，诞生于后工业与消费社会，既追求女性启蒙主义精神，又追求完美自我幻觉美感[1]；邵燕君则指出，中国互联网语境下的“玛丽苏”多带贬义，指过度自我投射的写作，常表现为年轻女性作者将自己幻想成万能万人迷女主，与多位魅力男性互动[2]。综上，“玛丽苏”文学核心是投射女性自我幻想、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女本位言情小说，以完美女主为核心，围绕其“逆袭”成长与多角恋展开，体现了强烈的女性自我中心意识。

弗洛伊德提出“幻想是未被满足愿望的满足，是对现实的校正”[3]，“玛丽苏”文学恰是女性白日梦的体现。其作者与读者以年轻女性为主，将对现实的不满投射到“完美女主”与“爱情神话”中，以期弥补遗憾、慰藉心灵，有心理学家也认为“玛丽苏”热是多元社会心理的折射，是女性的心理补偿[4]。

“玛丽苏”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了后现代女性主义诉求，让女性在文学世界打破传统性别叙事，实现与男性平等甚至更高地位，助力女性话语空间的拓展。但它也暴露出女性主体意识的局限：一是“女主光环”导致自我意识过剩，小说风格易矫情夸张，如《泡沫之夏》中大量女主心理描写虽显细腻，只是篇幅偏长，少了几分凝练；二是虽以满足女性诉求为出发点，却仍存在女性客体化问题，即便如《凰权》中凤知微主导性行为也较收敛，未真正实现女性主体地位诉求，与初衷相悖。

此外，“玛丽苏”的“过度”特质(过度美丽、才华、幸运)虽满足读者对完美的期待，却导致阅读代入感缺失与审美疲劳。人物塑造上，主角类型化、配角扁平化，主角成长缺乏波折，思想深度肤浅；叙事上，为迎合市场追求“爽”感，剧情套路化，缺乏创新，使“玛丽苏”文学陷入庸俗。

在“玛丽苏”文学饱受诟病时，“反玛丽苏”文学涌现，八月长安的《你好，旧时光》便是代表。它套用早期“玛丽苏”人物与叙事模式，重现少女“玛丽苏”情结，探源女性心灵记忆与现实处境，疗愈集体创伤，实现自我和解[5]。本文即以此书为切入点，试图对网络时代下“玛丽苏”文学如何被解构、重塑与新译的问题贡献一份思考。

2. 现实主义的三重空间

玛丽苏小说常设定在贵族校园、宫廷等超现实空间，与现实割裂且环境单一。而《你好，旧时光》以现实为基，描绘余周周及其一代人的成长，融合校园、家庭、社会三重空间，构建立体真实的世界，展现

成长的挣扎与蜕变, 丰富作品内涵, 引发读者共鸣。

(一) 青春辉映的校园

校园是青少年成长的关键场所, 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你好, 旧时光》以现实主义笔触勾勒校园图景: 小学时余周周面临拼音学习难题, 因放学秩序混乱与同学被罚站、校门口家长翘首以盼, 小摊上的千纸鹤、玩具吸引孩子; 朗诵比赛的掌声、少先队早操巡视的严肃、十一二岁少年朦胧情愫与男女阵营划分等等细节, 生动还原小学时光。

余周周的初中位于城郊, 教育与生源条件欠佳, 校园霸凌、拉帮结派等现象频发, 她也受牵连。在此环境中, 余周周学会了一套周旋之道, 收获了一段段珍贵的友谊, 身边同学如无目标的马远奔、怕付出无回报的温淼、与家庭有隔阂的奔奔、执着证明自己的沈岫、自卑敏感的辛美香, 都在中高考压力下, 伴着摩擦与羁绊成长。

不同于传统玛丽苏小说聚焦女主逆袭之路与情感拉扯, 《你好, 旧时光》将校园叙事重心放在日常琐碎、人际关系与少年心事上, 解构对校园生活的不切实际想象。书中青少年的伪装、对成绩的敏感、暗藏的抱负, 都真实可感, 让读者在角色身上看见自己, 校园空间也成为青春羁绊与光芒的发酵地。

(二) 爱痛并存的家庭

玛丽苏小说中, 主角家庭背景往往极端夸张, 多作为凸显人物的背景板。而《你好, 旧时光》注重原生家庭对人物性格的塑造, 通过描绘不同家庭, 展现家庭对成长的深远影响。

主角余周周出生于一个未婚先孕家庭, 父亲缺席、母亲忙碌, 童年孤独且因私生子身份遭受诸多恶意。幼时她靠幻想填补内心空缺, 长大后通过提升自我回应外界, 生出内在力量。

辛美香(后改名辛锐)成长于压抑贫困家庭, 父母重男轻女、争吵不断, 她极度缺爱, 自卑又敏感, 却渴望改变命运。在余周周帮助下, 她努力学习成为优等生, 但骨子里的自卑让她嫉妒凌翔茜, 与余周周暗中较劲, 始终无法接纳自己。

林杨家庭美满, 父母宠爱, 就读优质学校, 成长环境赋予他自信、阳光的性格。他重感情, 高三为找被冤出走的凌翔茜放弃保送考试, 即便与余周周关系起起伏伏, 仍坚定追随。

凌翔茜与林杨同为优渥家庭出身, 外貌与才能出众, 却承受了父母过高的期望与严格的管制, 内心极度压抑焦虑。高考前夕的崩溃, 正是家庭缺乏理解沟通的结果, 折射出现实家庭教育困境。

小说通过对比典型家庭, 揭示家庭对人物性格、价值观与选择的影响, 让家庭不再是工具化背景, 而是融入人物成长, 成为性格命运的一部分, 使情节与人物选择更加合理、更具现实感。

(三) 充满挑战的社会

《你好, 旧时光》突破了玛丽苏小说局限, 将叙事触角延伸至社会空间, 展现社会问题与复杂人性。

人情社会“利益至上”的现状在书中凸显: 余周周初入小学因无家庭背景被轻视, 母亲送礼后, 老师态度剧变, 为她争取比赛资格、提拔职务; 后因拒绝参加奥数班可能影响升学率, 她又遭刻薄对待。社会分层也影响青少年, 辛美香因贫困被欺凌, 凌翔茜因家境优渥被特殊对待, 等等, 此类情节直指社会痛点。

人性的复杂多面也是书中的重要主题。青少年宫的谷爷爷, 对余周周和蔼, 在他人眼中却被视为偏心赚黑心钱的人, 临终竟无家人学生送终; 振华学神楚天阔, 文质彬彬却因家境与童年阴影自卑, 与凌翔茜恋情暴露后, 为自保推卸责任, 击碎凌翔茜幻想, 他并非纯粹利己主义者, 只是在敏感自尊驱使下选择明哲保身。

此外, 小说还涉及人生选择、人际处理、社会舆论等议题。如在高考与追梦间抉择、在爱情与前途间权衡、面对生死的态度、道德层面的选择等, 这些情节既展现着青少年在社会中的成长艰辛, 也彰显了作品现实主义风格的深度与广度。

3. 全景式的青春叙事

玛丽苏小说多围绕主角展开, 突出强调主角。而全景式叙事则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事件与主题全貌, 打破单一视角局限。本雅明在《巴黎, 19 世纪的首都》中提及“全景文学”, 此类文学跨越社会层面, 展现广阔生活图景[6]。

全景叙事在文学与电影领域应用广泛, 通过多维度构建叙述结构, 融入多个叙事主体、时间线索与空间场景, 引导受众深入理解故事背后的社会、文化与历史脉络。

《你好, 旧时光》以“全景式”青春叙事在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 区别于《匆匆那年》等聚焦个体青春阵痛的小说, 它打破了学校单一时空叙事, 融入家庭与社会空间, 真实、多维度地呈现青少年成长环境, 包括亲情友情交织与成长感悟。小说将余周周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的历时性事件, 与校园、家庭、社会的共时性空间关联, 实现“历时性叙事与共时性空间相互映射”[7], 共时性空间内部也存在交叉映射, 增强文本立体感与读者沉浸感, 既构建小说结构, 又利于揭示成长教育问题, 引发共鸣。

(一) 成长环境的立体构建

《你好, 旧时光》为角色铺设从幼童到青年的完整成长轨迹, 构建立体成长环境。乔治·普莱认为“没有地点, 人物仅是抽象概念”, 此处“地点”即人物性格生成的空间, 空间与人物性格、行为存在深刻关联[8]。

小说将叙事空间扩展至校内校外, 构建校园、家庭、社会三个维度, 人物描写从主角“小团体”扩展到各类学生及其家庭, 刻画多样性格, 呈现青春成长的复杂真实。作者巧妙交织三个叙事空间, 规避“玛丽苏”文本的模式化倾向[9], 营造复杂真实的叙述环境。

小说将个体置于复杂外部环境, 展现环境对成长的影响, 尤其通过余周周与辛锐的家庭对比, 凸显原生家庭的作用。家庭作为微观环境系统, 父母行为、教育方式、家庭关系深刻塑造孩子性格; 学校环境同样关键, 家长在学校的互动也隐喻社会人际关系博弈, 如小童星詹燕飞开学初受优待, 余周周感受到班主任对不同学生的态度差异, 这些都促使读者思考环境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

辛锐的角色塑造是环境影响人物的典型案例。她原名辛美香, 原生家庭窒息, 母亲打骂、父亲游手好闲, 造就她自卑、敏感、极度自尊的性格。改名后, 她“做谁都可以, 除了我自己”的想法, 体现其在压力下的心理挣扎。她对温淼、楚天阔的感情及陷害凌翔茜的行为, 进一步暴露内心的嫉妒与不安。

从巴赫金“对话主义”视角看, 辛锐的形象是多声部统一体, 自我意识、潜意识与他人对话意识交织, 其矛盾性格是内心不同声音的体现[10]。巴赫金提出的复调小说共时性艺术属性, 也适用于辛锐心理结构的多维构建, 其心理与外部成长环境形成复合嵌套关系, 共同塑造她的心理与行为, 凸显作者全景式叙事的精妙。

(二) 多重式内聚焦叙事与多线叙事

玛丽苏小说多为单一叙事线, 围绕女主成长与爱情展开。《你好, 旧时光》则采用多重式内聚焦叙事, 展现多个人物故事线。

内聚焦叙事由热奈特提出, 与“零聚焦”相对[11], 事件通过特定角色的感知与心绪呈现, 依托角色感官传递其感受与思考, 拉近叙述者与读者距离, 增强代入感, 揭示人物内心。根据焦点稳定性, 内聚焦可分为固定、不固定与多重内聚焦[12], 其中多重内聚焦指同一事件从不同角色视角叙述, 构建互补或对照的叙述层面, 丰富故事维度, 揭示人物思想、情感与动机, 提升叙事深度与悬念。

《你好, 旧时光》摒弃单一主角内聚焦, 将视角延伸至配角。如余周周因私生子身份遭林杨父母疏离时, 作者既刻画余周周的创伤与坚韧, 又展现林杨对父母行为的困惑, 两重内聚焦构建两人间的矛盾张力, 丰富情感层次与人物关系。

同时, 小说采用多线叙事, 虽以余周周为核心展开情节, 但多重内聚焦叙事为多线索推进、切换叙述对象、展现人物心理提供便利。番外更是为配角专属叙事, 从配角视角呈现故事, 展现其个性与内心, 以及角色间的复杂关联, 为读者提供多元阅读视角, 拼接出完整饱满的全景式故事。

(三) 自由间接引语

自由间接引语是介于直接与间接引语间的叙事技巧[13], 詹姆斯·伍德盛赞其能让读者同时通过角色与作者的视角看世界, 连接作者与角色, 又体现两者距离[14]。

在叙事中, 自由间接引语以第三人称诠释角色内心、情感与言语, 保留角色语言特质, 既遵循间接引语的人称时态规则, 又无引导语, 直接呈现转述内容。在全景叙事中, 它丰富叙述结构, 提升读者沉浸感, 助力立体人物塑造与议题拓展。

自由间接引语增强叙事深度与复杂性, 让叙事不止于事件堆砌, 更深入人物内心, 实现叙述视角迁移。如余周周幼儿园家庭聚会时, “大人眼里毫无意义的客套, 在小孩子听来无异是天塌了”, 以及林杨父母得知余周周身份后的反应, 作者点评“同情心这种东西, 就是在能够保全自身的情况下才会有消遣”, 均是作者对场景的评论。此外, 它让读者更直接接触人物内心, 在全景叙事中帮助读者与特定人物建立情感连接, 增强代入感。

4. 复杂饱满的群像人物

弗洛伊德认为“自恋是里比多素质, 是利己主义自我保存本能的补充, 存在于正常发展中”[15]。女性作家创作“玛丽苏”小说时, 常将自恋情感投射到女主身上, 构建封闭叙事空间, 弱化社会历史背景, 专注自我探索, 实现自我认同。

玛丽苏小说中, 女主集美貌、智慧、善良于一身, 是故事的中心, 往往经历从平凡到非凡的转变; 配角则多为衬托女主存在, 拥有出众特质, 围绕女主展开纠葛, 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工具人”, 自身缺乏独立性与完整性。

自恋情节源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 也反映出女性文学的自我演进逻辑, 革新女性自我认知边界。但过度自恋会导致人物失真, 消解自我认同深度, 使女性文学狭隘化, 丧失生命力。因此, 女性作家需平衡自我认同与批判反思, 突破局限, 以个体经验映射人类普遍生命状态。

与玛丽苏小说不同, 《你好, 旧时光》中的人物带有真实的“自私”特质: 余周周为逃避愧疚将母亲车祸归咎林杨; 辛锐即便受余周周帮助, 仍会因好胜心遮住习题, 视其为对手。这种真实展现人物性格多维度与成长的苦乐挣扎, 区别于玛丽苏小说对人物复杂性与成长过程的忽视。

在情感纠葛处理上, 作者也未将情感理想化, 而是通过人物行动、对话与内心独白展现情感的复杂多样。如辛锐“黑化”有完整线索, 家庭家暴、他人欺负、老师漠视等均是诱因, 避免单一情感的过度理想化。

(一) 多元发展的人物轨迹

《你好, 旧时光》打破传统玛丽苏一元主义写作, 走出自恋困境, 多维度描写配角, 避免单一化。作者融入社会历史背景, 让不同立场、阶层的角色互动, 在时代浪潮中完成人物弧光, 实现多线并行的群像书写, 拓宽人设广度, 吸引不同读者。

小说人物涵盖年轻一代各类典型: 命运多舛的奔奔、智慧冷静的陈桢、在感情中犹豫的单洁洁、从耀眼到平凡的詹燕飞、刻苦却缺“考运”的沈岫、秉持“差不多就好”的温淼、优秀专一的林杨、在高压教育下崩溃的凌霄茜、执着守护青春的蒋川、努力逃离原生家庭的楚天阔、洒脱面对生死的米乔、迷茫于职业选择的彦一、活在余周周阴影下的周沈然。网友评价“或许你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但总能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 足见人物的代表性。

此外,小说还刻画了性格各异的教师与家长:势利的于老师、余周周眼中的“好人”谷老师、善良笨拙的张敏老师;独立的余周周母亲、懂人情世故的林杨妈妈、高压教育的凌翔茜妈妈、将女儿当炫耀资本的詹燕飞妈妈、实施棒棍教育的辛锐父母、尖酸的周沈然妈妈、身为领导的周沈然父亲、视野狭窄的楚天阔父亲。通过这些角色,小说呈现青少年所处的家庭氛围,实现对青春的全方位描绘,平衡主次角色,真实还原现实的人生模样,营造沉浸式青春氛围。

玛丽苏小说常围绕女主与多男情感纠葛展开,规避社会历史背景,局限于狭小叙事空间,自我中心化倾向显著,扭曲人物真实性,削弱自我认知价值,限制女性文学表达广度与深度,丧失作品生命力。

而《你好,旧时光》突破玛丽苏剧情窠臼,超越“小我”框架,刻画复杂群像,尤其展现女性角色的生命本质与多维面貌。作品通过挖掘个人经验,展现女性群体魅力,以个体生命历程观照人类普遍情感与生存境遇,实现从个体到全体的艺术跨越,彰显创作理想与文化价值。

例如,小说通过个体人生选择,探讨青春真谛。书中每个人的成长都是自我主体建立的过程,即“主角游戏”,如楚天阔、林杨、余周周在是否放弃提前批资格寻找凌翔茜一事上的不同选择。作者并非批判选择,而是展现选择基于个人资源,最终汇聚成当下的自己。这种对成长的反思,贴合现代年轻人对现实的怀疑语境,传递“选择”与“自我认知”的生活哲学,强调道家“无为而治”,为年轻人提供信心与方向。

(二) 余周周:重拾自我的追寻之旅

余周周是《你好,旧时光》的主角与群像核心,形象复杂真实,体现人性与成长轨迹。巴赫金推崇现实主义成长小说,认为人的成长与真实历史时间紧密结合,是个体与社会环境持续互动的过程,通过自我对话与社会交流,深化自我理解,塑造对世界的认知,伴随自我反省与适应^[16]。

余周周的成长历程正符合这一观点。因私生子身份,她自幼比同龄人成熟,初入小学面临老师冷眼、学业难题与人际困境;在摸爬滚打中,她学会中庸与伪装,也有活在“主角”幻想中的小阴暗。但凭借坚强心态与他人支持,她从弱小残缺走向相对完整。其成长虽有戏剧性,但成长中的心情与思绪贴近生活,让读者在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她的成长也是从自卑怯弱到自信坚强,从普通女孩到“女侠”的蜕变。

(三) 辛锐:配角的逆袭人生

《你好,旧时光》群像塑造出色,辛锐(辛美香)的立体塑造尤为突出。弗洛伊德认为“创伤是对外界刺激的极度情感投射,破坏感知意识系统与自我,是不愉快的经验”^[17],且创伤会以行为重复的方式呈现^[18],早期童年创伤记忆深埋潜意识,通过梦境、回闪等干扰个体,影响思维与心理,引发复杂症状。

辛锐的原生家庭窒息,母亲的打骂、父亲的冷漠、底层小市民的做派在她心中留下深刻的创伤,导致她自卑、敏感且极度自尊的性格。她的形象之所以如此鲜活,源于作者将环境因素融入性格刻画:初期因吃食杂店不健康食品,形象邋遢肥胖,封闭自己、降低存在感;偷书习惯既暗示她的读书天赋,也体现她的不光彩与难被认同。她与温淼、楚天阔的感情纠葛,以及陷害凌翔茜的行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她内心的嫉妒与不安。

辛锐改名不仅是名字的更换,更是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探索与挣扎。“做谁都可以,除了我自己”的执念,体现她在压力下的迷茫与追求。这些情感碰撞推动情节发展,展现她作为独立个体的内心世界,其心理适应与行为选择,让这一角色鲜活立体、充满生命力。

5. 网络时代的“反玛丽苏”审美

《你好,旧时光》在网络文学中展现独特“反玛丽苏”审美,通过创新解构传统叙事模式,构建优质阅读体验,引发读者情感共鸣与心灵疗愈。

(一) “反套路”的文学祛魅

当前主流文学增长放缓,“爆款”网络文学多呈现“反套路”“寻变体”倾向,突破类型化模式成为网络文学唤起情感共同体的关键[19]。以往网络文学的重生穿越、霸总、升级打怪等元素,虽满足读者欲望、提供“快感”,却也让其被贴上“快感文学”标签。

近期“反传统”“去类型化”作品打破单一快感叙事,如“反穿越”探讨时空与身心关系、“反霸总”打破性别刻板印象、“重生不复仇”颠覆“胜者为王”观念等,让网络文学超越感官刺激,摆脱“快感文学”标签,展现创新精神。

《你好,旧时光》在网络青春校园小说“反玛丽苏”方面独具匠心,打破读者传统期待,拓宽期待视野。姚斯的“接受美学”认为,读者阅读是文本具体化的过程[20],“期待视野”(源于读者生活经历与审美体验)对作品接受至关重要,只有满足“期待视野”,读者才能获得美感[21]。

在泛滥的“追忆”“怀旧”青春文学中,读者对早恋、混乱的人际关系等失真情节审美疲劳。而《你好,旧时光》聚焦“纯粹”,引导读者在故事中寻找与自身青春的共鸣,唤醒回忆、深化沉浸感,实现深层审美触动。它不局限于青春内部叙事,避免落入俗套,让年轻角色在体验友情爱情的同时,与成人世界碰撞,如同一面镜子,揭示人生本质。

小说以全景式记录展现普通青春,捕捉小学中学的细节(艺术节、课间操、文理分科、中高考等),勾勒一代人的青春轮廓,是对时代青春的记录。它呈现贴近大众生活的青春景观,对过度理想化、模式化的传统玛丽苏小说进行文学祛魅,既满足又拓宽读者期待视野。

(二) 阅读效果的共鸣疗愈

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成为生动经验并作用于时代意识时,便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创举”[22],文学疗愈的机制在于触动读者无意识中的集体无意识原型,通过共鸣,让读者探索自我认知与世界观,实现内心和谐。

《你好,旧时光》原名《玛丽苏病例报告》,开篇通过角色扮演游戏引入“玛丽苏”概念。网络文学中的“玛丽苏”主角多完美不切实际,起初读者可能对书中设定困惑,但随着阅读深入,会理解“玛丽苏”在此处是主体意识自我确立的载体,书名是对成长中自我认知与现实碰撞的隐喻。

小说用“玛丽苏”元素探讨成长的痛苦与自我认同,非追求“爽”感或流量,而是以文学手法捕捉人物成长中的细微内心变化,温柔疗愈伤痛,引发共鸣。正如八月长安所言,“玛丽苏或许是一种病,我们都是患者,感染无须惊慌,它只是宣告成长的开始”,“病”隐喻青春期迷茫,“痊愈”象征从幻想走向现实。作者创新性运用“玛丽苏”元素,将抽象概念具象化,让读者易于理解感知,实现情感宣泄与心理安慰。

成长中,许多人都有过“玛丽苏”式想法,认为自己是世界中心,但随年龄增长,逐渐认清现实。长大是自我认知与修正的过程,需接受不完美,追求更好的自己。小说中的“玛丽苏病例报告”,正是对这一成长过程的描述。

作者在书中引入“主角游戏”概念,由陈桢提出,他告诉余周周“主角跌落山崖后,会在山洞找到秘籍,重出江湖无人能敌”,鼓励她到新学校重新开始。余周周实践“主角游戏”,在十三中努力学习、结交朋友,实现逆袭,并将此理念传递给辛锐,帮助她成长。

温淼的“主角游戏”经历更显真实普遍,物理公开课结束后,他在被窝里幻想自己是化解尴尬的“罗密欧”。作者引入“主角游戏”,是希望读者在认清平凡、治愈“玛丽苏”后,仍能在主观上视自己为“主角”,勇敢面对生活困境,保持乐观,追求梦想。

6. 结语:“反玛丽苏文学”的现状与反思

早期“玛丽苏”文学因大胆书写女性自我欲望风靡网络文学,编织女性“乌托邦”,但随着网络文学

的不断迭代,其单一人物与叙事模式逐渐过时而遭到诸多批判。读者渴望更现实、有深度的作品,因此,“反玛丽苏”小说应运而生,以独特视角与颠覆传统“玛丽苏”套路的方式,吸引了大批追求新颖阅读体验的读者。这类小说多通过“对立式改写”,跳出传统叙事与人物塑造,打破爱情幻想,回归现实。

《你好,旧时光》(原名《玛丽苏病例报告》)是“反玛丽苏”对立式改写的典型。它套用部分“玛丽苏”套路,如余周周坎坷传奇的成长、与林杨的戏剧化相遇、耀眼成绩及大量内聚焦叙事,但“玛丽苏”只是她成长的起点与需褪去的冗余,“玛丽苏”最初的自信自爱内核,化为推动她走向成熟完整的力量,让“玛丽苏”文化内核回归本质——彰显自我意志与力量。

21 世纪初早期“玛丽苏”小说处于女性伦理原则从传统向现代过渡阶段,“爱情”仍是主线,未突破商业言情小说意识形态束缚,虽有抗争精神,却仍无意识顺从男性主导型社会结构秩序。而 2010 年的《你好,旧时光》通过“全景式”生存空间书写打破这一逻辑:爱情非女性生存必要条件,女性无需借爱情证明价值;女主不完美,有缺陷与野心,是“不被凝视”的立体角色;叙事注重配角塑造,通过配角内聚焦与完整设定,实现“全员上桌”,达成“青春人物面面观”,贴近现实,带给读者全新阅读体验。

纵观“反玛丽苏”小说发展现状,叙事上,常用幽默讽刺手法解构“玛丽苏”套路,如女主平凡有缺陷、爱情充满挫折,夸张呈现“玛丽苏”情节不合理性,让读者反思;人物上,形象丰满立体,男性与次要角色不再是“工具人”,有独立性格、目标与轨迹,女主凭智慧勇气实现自我价值;题材上,多以现实为背景,关注社会热点与普通人困境,通过真实情节与人物,展现生活百态,引发共鸣,传递积极价值观。

网络文学“反玛丽苏”倾向是读者审美需求、作者创作理念转变与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丰富了网络文学内涵,提供多元阅读体验。但过度追求“反玛丽苏”也可能让网络文学陷入新“怪圈”:因网络文学商业性强,早期先锋“反玛丽苏”作品成功后,市场风向转变,后期作品为迎合市场,“为反而反”,创作者对“反玛丽苏”文化内核理解片面,导致情节生硬、人物扁平,陷入新套路;部分作家忽视“玛丽苏”元素解构与建构的平衡,仅批判旧模式,注重形式解构,忽视主题内容的深层价值建构。

因此,网络文学作家正探索艺术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关系,致力于创作更真实、立体、有深度的作品,满足读者对高质量文学的需求,在娱乐的同时引发读者对现实的思考,这也是“反玛丽苏”倾向向现实主义靠拢的重要体现。

综上,“反玛丽苏”文学是网络文学发展中的新兴现象,风格多样、态势复杂,既反映了读者对文学创新与现实关怀的需求,也暴露出创作传播中的问题。通过分析反思其现状,可知文学创作需平衡创新与传承、批判与建构、艺术追求与社会价值,如此,“反玛丽苏”文学才能在文学史上留下独特价值印记,为读者带来优秀作品,推动文学事业繁荣,提升社会审美文化。

参考文献

- [1] 管雪莲. 玛丽苏神话的历史理据、叙事范式和审美趣味[J]. 文学评论, 2016(4): 165-170.
- [2] 邵燕君. 破壁书: 网络文化关键词[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
- [3]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论美文选[M]. 张唤民, 等, 译. 上海: 知识出版社, 1987.
- [4] 荧屏“玛丽苏”泛滥, 林心如被称为“玛丽苏教主”[Z]. 传媒, 人民网.
- [5] 张韶玥. 轨迹、人物、题旨: 2005-2010 年的网络“玛丽苏”小说[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23.
- [6] 本雅明. 巴黎, 19 世纪的首都[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7] 马昭仪, 何捷, 刘帅帅. 中国古典叙事文学的时空叙事数字模型研究——以《李娃传》为例[J]. 地球信息科学学报, 2020, 22(5): 967-977.
- [8] 桂裕芳, 王森译. 普鲁斯特和小说——论《追忆逝水年华》中的形式与技巧[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

- [9] 高晓. 后现代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玛丽莎”文化现象探析[D]: [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19.
- [10] 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 北京: 北京三联书店, 1988.
- [11] 热拉尔·热奈特.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 [12] 胡亚敏. 叙事学[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13] Frrdrrique, L. (1997) Fables Livres VII a XII de Jean de lJaFontaine. Brral, 50.
- [14] 詹姆斯·伍德. 小说机杼[M].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1.
- [15]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著作选[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 [16] 巴赫金. 《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卷3《巴赫金全集》[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 [17] Whitehead, A. (2007) Introduction of “Trauma”. In: Reader, A. and Rossington, M., Eds., *Theories of Memor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87.
- [18] Freud, S. (1974) Inhibition, Symptoms, and Anxiety. In: James Strachey, Ed.,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20, Hogarth, 150.
- [19] 李玮. 从类型化到“后类型化”——论近年中国网络文学创作的新变(2018-2022) [J]. 文艺研究, 2023(7): 85-96.
- [20] H.R. 姚斯, R.C. 霍拉勃.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 [21] 姚斯·霍拉勃.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 [22] 卡尔·荣格. 人、艺术与文学中的精神[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1.